

蔣公與國防研究院

(本文插圖刊第3頁)

張載宇

先總統蔣介石，歷來對黨政軍各級幹部訓示，不斷強調學術進修的重要，指出「學術為思想與精神的基礎」，「學術為立國的根本，革命的基礎建築在高深的學問上」，畢生重視教育訓練，他躬自主持的，如黃埔軍校、廬山軍官訓練團、峨嵋軍官訓練團、中央訓練團，為北伐成功、抗戰勝利的精神動力。三十八年大陸局勢逆轉之初，即於臺北陽明山開辦革命實踐研究院，三十九年復職之後，又開辦圓山軍官團，均親自主持，調訓黨政軍重要幹部，奠定復興基地建設的基礎。蔣公為樹立永久規模，計畫將革命教育納入正式體制之中，初擬於國防大學下設聯合作戰與國防研究兩系。國防大學於四十一年十二月正式成立，當時只設聯合作戰系，國防研究系則因層次甚高，牽涉甚廣，未即設置。經過長時期考慮，決定將國防研究機構另行設立，直隸於總統府，並派甫卸教育部長職務的張曉峯(其昉)博士籌備，於民國四十七年八月開始，至四十八年四月正式成立，由蔣公自兼院長，曉峯先生為主任，承院長之命主持教育行政事業。第一期於四月十五日開課，以後每年一期。民國六十年以後蔣公因病療養，國防研究院第十二期畢業之後暫告結束。

國防研究院是蔣公最後親自主持的高級教育機構，第一至十二期共調訓黨政軍高級幹部七百三十三人，在各部門均有特殊貢獻。茲略述國防

研究院概況、蔣公對國防研究重要訓示的精華，以及個人受訓與服務的感想與懷念，以紀念蔣公百年誕辰，而誌永恆的景仰！

國防研究院概況

一、教育目標 國防研究院教育目標，為適應復國建國需要，慎選文武高級幹部，研究國家大戰略以及國家建設有關問題，培養總體戰領導人才，俾能勝任政府各部門重要職務，從事國家政策之研究與執行，使全體研究員達到以下四項要求：①熟悉國家戰略構成之因素，國家建設與總動員之要領。②瞭解戰爭性質與指導要領。③從國家戰略立場，促進政治軍事業務上之協同合作。④養成分析、判斷與解決問題之才能。

二、遴選對象 每期研究員預定為六十至七十人，原則上文武各半。最初數期，均由兼院長親自遴選調訓；以後建立制度，則由黨政軍最高機關分別推薦，由院審查後彙報院長核定。遴選標準如左：①政府各部門高級幹部，現任主要實職或將賦予重要職務者，文官簡任職次長、司長、廳長、處長、局長、大使、公使、秘書長等人員，武官將級人員。②民意代表、專家學者，以及企業界人士，對國家社會有重大貢獻者。經選定的研究員，均帶職研究，畢業以後，仍回原服務單位工作，或調任新職，均與母院保

持密切聯繫，繼續從事研究。

三、教育期限 全期教育時間為四十三週，約十個月。①研讀總統訓詞五十八小時(佔三·四%)。②課程講述五四四小時(佔三·二·五%)。③討論作業、考察及課外活動五〇〇小時(佔二九·八七%)。④研閱資料五七七小時(佔三·一七%)。

四、研究範圍 依據教育目標，設計全期課程，分三個階段，十六個課程實施，構成完整的國家戰略研究體系，並注重光復大陸實際問題的探討。研究範圍概括如左：①研究國際情勢及中共與蘇聯狀況。②研究國力構成因素、認識本國能力及其限制。③研究國家情勢，擬訂國家安全政策，演練國家安全會議之各項業務。④研究國防計畫，敵後作戰與戰區作戰之指導。⑤研究爾後國家建設計畫。

五、其他重要事項

①自述的寫作與評閱：研究員入院時，均須交自傳一份，不僅主任詳為評閱，並攝成提要連同原自述，一併呈院長核閱。②考核的重視：研究員受訓考績，不作具體的公布或通知，但根據各種資料及紀錄，同學相互認識表，有客觀的評定。過去政府各方面重要人事有異動時，院長必索取畢業研究員資料，以為衡酌參考。

③典禮與紀念週的主持：各期開學及畢業典禮，以及每月舉行一至二次的國父紀念週，均由院長親臨主持，黨政軍重要幹部均來參加，必有重要訓示。有時開學或畢業典禮，亦與革命實踐研究院、三軍官校及政治作戰學校聯合舉行。

在許多重要訓詞中，專以國防研究為題者，有國防研究要旨及國防教育的宗旨和責任兩篇，又科學的學庸，包括大學之道上下篇、中庸要旨、政治的道理，雖為南京及重慶時代所講，但四十八年、五十一年、五十二年，三次在國防研究院講述訂正，最後定稿，其精義於後分述之。

國防研究的開宗明義

國防研究要旨，是四十八年四月十五日蔣公主持國防研究院第一期開學典禮的訓示，指出國防的涵義，國防研究院的性質與目的，提示國防研究上幾個中心課題，以及在國防研究上所必須具備的精神，實在是國防研究開宗明義第一章，也是革命幹部必須領悟與實踐的寶典。

一、國防的涵義與反攻復國戰爭的特性

蔣公首先指出「國防思想不是純軍事」的，並引述管子「作內政而寄軍令」等語，說明中國古代國防的全面性，其次指出「國防之手段在戰爭，現代戰爭之手段為總體戰爭」。然後綜合反攻復國諸元素，指出反攻復國思想的重點與目標之所在。以下幾點，尤須深切體認：

國防就是戰爭，國防研究亦即是研究戰爭和準備戰爭，但這裏所指的戰爭，是指涵有政治的、經濟的、文化的諸種聯合作為的戰爭之意義。

沒有國防，就沒有國家可言，而且沒有國民的生存安全可言；沒有國防建設，就沒有國家建設，而國家建設應為國利民福的建設；換言之，亦就是為國防的建設而建設。故惟建設處處能為國防著眼者，與處處能為戰爭之準備者，始能保持其國民的幸福，亦方得保持其國家的安全與民族的生存。在國防研究上，所為的戰爭研究與戰爭準備，必須以總體戰爭做目標，分別向著政治戰爭、經濟戰爭、文化戰爭，以至於外交戰爭、情報戰爭、謀略戰爭，……各方面來研究，來準備。同時還必須使每一戰爭與戰爭之間的機弩與箭頭，都能相互配合，交織並進，以達到總體戰爭的目的。

我們今日的戰爭思想，實具有以下諸特性：

①反攻復國戰爭，為黨政軍聯合作戰的戰爭，亦即總體性的戰爭和面的戰爭。

②反攻復國戰爭，為以臺海軍事反攻，結合大陸革命抗暴的內外夾擊和裏應外合的戰爭。

③反攻復國戰爭，乃是國際反共戰爭的一部分，而不是中國一國的內戰，更是要應用三分軍事，七分政治的戰爭。

④反攻復國戰爭，在武力為以寡擊眾的革命戰爭，在人心上則為以眾擊寡的政治戰爭，亦即以天下之所順，攻親戚之所叛的以仁制暴的戰爭。

⑤反攻復國戰爭，為制人而不制於人的主動的、攻勢的戰爭。

二、國防研究院的性質與目的

蔣公首先說明國防研究院「兼具美國國防大

學與工業大學雙重性質」，「賦予以研究國防與政治、國防與經濟、國防與文化、國防與外交、國防與軍事的連鎖關係」。並指出國防研究院目的，在「造就現代總體戰爭的領導人才」，和「構成並發展政治與軍事、政略與戰略統一的和諧的精神」。我們要特別體認以下的訓示：

「在今日戰爭中，必須其政治家能够負責指導軍事，故必須對軍事問題有徹底的了解。而軍事家對總體戰爭的內容性質，亦必須具有更多的認識，故更應特別明瞭戰略與政略關係的重要性，此乃為當前國防問題上一個不可移易的道理。

「在現代國防思想中——特別是在總體戰爭中，非樹立一個足以協調政治、軍事矛盾，統一政略、戰略關係的共通精神和規範不可；並當依此規範，在理論上、學術上、方法上，使之逐漸體察習行，然後才能在其觀念中，塑造一個合理的概念，而不至於再執其所偏、矜其所能了！」

三、國防研究上幾個中心課題

蔣公指出：精神與物質、計畫與實行、科學與哲學、理論與經驗、戰略與政略等問題，是國防研究上的中心環節，要我們在考量問題、解決問題的時候，注意其「似若矛盾而其實乃相輔相成的各個因果關係」。並提供以下各種看法，作為平衡研究、思惟、觀念的準則：

「精神與物質實相輔為用，但此乃精神乘物質，而非精神加物質。精神的效用大於物質的效用；並惟有精神力，才能擴大物質力之效用，補充物質力之不足。

「大家在研究國防計畫的時候，必須特別掌

握敵情，並特別注意計畫的彈性，以及其可行性和應變性，然後計畫與實行，才不會有落空和脫節的現象發生。

「科學是思維、法則、作為和解決問題的依據，哲學是智慧、意志、決心和判斷力的依據。科學雖是偏重於物質的，但我們必須特別體認其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；哲學雖是偏重於精神的，我們當使它配合科學，運用科學，從其智慧心靈中，發揮科學方法及科學精神的更純熟的功効。大家既要尋求原理（理論），又要力求實驗（經驗），那才能克服主觀的以及本身的偏見，獲致其思考力與識別力的平衡。

「政略戰略必須一致，也只要大家能篤信此一原則概念，那就在政治領袖與軍事領袖之間，沒有不可以和諧相處，統合指導戰爭的了。」

四、在國防研究上所必須具備的精神

蔣公認為在反攻復國聖戰中，必須大家具備「自動研究」、「學以致用」與「相互切磋」的精神，才能有所建樹。在自動研究的精神方面，最要注意到精與實兩個字，也就是要「大家在工夫上要實事求是，在作爲上要精益求精」。學以致用也就是「即知即行」，「在研究和學習的時候，就要對任何一個學理、原則和經驗教訓，先設想到將來如何去應用，如何去運用才能得宜。這樣一旦臨到用其所學的時候，就能得到悉中肯綮和左右逢源的功効」。相互切磋，不僅指研究員與研究員之間，也應擴及於研究員與教職員之間；不僅指在院內，而且畢業後也應保持在院外。人人都有長處，亦皆有其不足處，「應當彼此

在品德上、舉止上，互相規勉；在學問上、經驗上，互相策勵；在思想與精神上，互相溝通，和譜合作」。

蔣公認為要造就一個具有統一協調習性的領導人才，「必須要予以總體戰爭特有的聯合作戰訓練，與積極統馭和合理判斷的才能訓練」，使「大家對國防大計，都具有共同的思想，共同的目標，共同的學習，共同的作法，最後才可望做到合作無間，以從事總體戰爭的指導」。蔣公指示國防研究的要領說：

「要把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文化各方面的學理、經驗、智慧統合起來，成爲我們國防思想的研究體系，那就不得不一方面把自己的視界放寬，一方面把自己的研究加深，自動的、踏實的透過合理的思維程序——綜合分析、演繹、歸納、檢討、判斷——來考量問題，判斷問題，解決問題。必須視界加寬，研究加深，才能注意到其『似若矛盾而其實乃相輔相成的各個因果關係』，才能高瞻遠矚，精思熟慮，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。這就是國防研究與準備最正確的途徑。」

國防教育的宗旨和責任

國防教育的宗旨和責任，是民國五十七年九月九日，蔣公主持國防研究院第九期畢業典禮、革命實踐研究院、政工幹部學校開學典禮的講詞。首先說到第一次廣州革命起義的歷史，勗勉革命黨員繼志承烈的責任。蔣公說：

「革命的教育——一種文武合一的教育，也就是國父所說的『革命學』。不惟我們接受教育的

每一同志，都要學革命先烈那樣，『所讀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，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，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』。而且還要『以我在『國防研究要旨』講詞中所提示的『自動研究的精神』，『學以致用的精神』，『相互切磋的精神』，來發揮其革命的光與熱——用自己革命血誠的光，去照亮同志；亦要仗革命洪爐的熱，來錘鍊自己。』

蔣公指出國防教育預期的目的，要着重集體智慧的融和與發揮，創新智慧的發展與交流，行動智慧的即知即行，勗勉我們要善用集體的智慧，造就創新的智慧，擴充行動的智慧。

在集體智慧方面，蔣公認為革命幹部應具備「教育的責任感」——接受教育，爲的是國家大我的復興，民族大我的繼起，社會大我的進步，而不是爲的個人衣食榮祿！在這科學加速進步的時代，要特別注意分工專精與集體運用，「在橫的關係上造成車軸式的反應的智慧，在縱的關係上造成棒式的傳遞的智慧之綜合融貫」。在羣體的智慧中，才能發揮個人的智慧。革命教育的方式，應啓發重於傳授，磨鍊重於講習，致用重於致知。前期的成果，固應傳授給後期；而後期的成果，尤應回轉到前期，使發生交替的、反芻的作用，使集體的智慧發生投射的影響。

在創新智慧方面，蔣公認為「不只要如蜘蛛結網式的網取智慧，而是要如蜜蜂式的釀造智慧」，強調知恥知病，求力求新，要以新的決心發爲新的行動，主動的去獲得其所需要的新的觀念、新的知識和新的方法。要大家以洗髓伐毛的

決心來求新，以非死今生的精神來求新。孔子說：「學然後知不足」；又說：「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是知也」。我們如何能消除其自足不知之病，而求得真知與新知，惟在於時時不忘學問，與時時自知不足而已。「不靠自己的力量，決不能被人拯救出來。」

在行動智慧方面，蔣公強調「行動惟當求之於己，如能求之於己，則必篤於力行」。國父論治學的方法時說過：「不去行，便無法可以證明所求的學問是對與不對；不去行，於是所求的學問沒有用處。」國父發明知難行易學說，就是要打破國人艱於進取的故習，使之無所畏而樂於行。「惟有形成行動的智慧，才能以真知力行，有目的，有計劃，有步驟的服務、創造、進取、建設」。行動的智慧，爲一切德業的張本。我們要讓良知發爲行動的決心，也成爲行動的智慧。惟有善用集體的智慧，造就創新的智慧，擴充行動的智慧，造成第三期國民革命的精神動力，才能推動全面的革新，發揮全民的潛力，以掌握劇變的世界，開創光輝的國運。

道統哲學的闡發

科學的學庸所包括的四篇：大學之道上下兩篇，是二十二年蔣山軍官訓練團所講的；中庸要旨是二十五年在南京陸軍大學所講的，原題爲中庸之要旨與將領之基本原理；政治的道理是二十八年蔣重慶中央訓練團所講的。三十二年，重慶青年書局將此四篇訓詞合訂成本印行。但「科學的學庸」及「道統」的名詞，是四十八年十二

月在國防研究院重講時所提出的。其後又經五十二年及五十二年作第三、第四次的訂正，始行定稿，實爲蔣公融貫哲學思想與科學思想的代表作，更是一部宏揚道統的寶典。蔣公說：

「大學、中庸二書是不可分的，一般所謂學庸，便是指這兩部書互相貫通的要旨而言。……大學以格、致、誠、正爲本，而中庸一書，亦以存誠、慎獨的誠字爲體，所謂『自誠明謂之性，自明誠謂之教』，這就可看出中庸是本體論，而大學則是方法論，乃是我們中華民族三千年來古聖賢賢遞相傳習的道統。」

在二十五年講詞中，雖已指出中庸是本體論，大學是方法論，「乃是我國古聖賢賢遞相傳習之民族的遺教」。四十八年重講，提出「道統」一詞，確立道統哲學的本體論與方法論，認爲「中國道統哲學之偉大，不僅人已不分，而且是心物一體、內外一貫的，今日之物理與科學，研究發展的由來，皆不能超越過他這一個學說」。蔣公說：

「大學與中庸合訂成本，乃是一部哲學與科學的相互參證，不僅是心物並重，內外一貫，而且是知行一致的最完善的教本，所以我乃稱之爲科學的學庸。」

蔣公認爲「宇宙的本體，應是心物合一。宇宙與人生，都必須從心物合一論上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」，他沉痛地說：

「大學與中庸二書，都在證明心物合一的道理。我以爲這『科學的學庸』的精神，乃是中國文化的中心。無論其說什麼新文化與舊文化，如

其離開了這學庸的精神——就是心物合一的哲學，決不能成爲中國有益於復興民族的文化，更不是中國的傳統哲學了。」

蔣公手著科學的學庸，是從時代觀點對學庸作嶄新的研究，闡揚天人合一、心物合一、知行合一哲理，發揮修己治人、內聖外王的傳統精神，實爲復興民族文化，解決共產主義思想的根本。我們要精研這部道統哲學的寶典，從民族傳統與時代思潮的融會中領悟學庸的精髓，並進一步從思想的精微處體認蔣公的訓示，從行爲的平易處實踐蔣公的訓示。

參加研究與服務感想

作者於民國五十年初參加第三期研究，五十二年畢業，留院服務，以國家戰略研究委員會兼任總務處長，五十三年調教務處長，以後專任講座，五十八年又奉命兼總務，迄六十一年結束時止，研究一年，服務十年。有幾件事值得特別的一敘。

一、個別談話的親切 作者五度參加蔣公親自主持的革命教育，均有個別談話，受訓期限短的，如革命實踐研究院一個多月訓練，只有一次，期限較長的，如圓山軍官團高級班及革命實踐研究院聯戰班，期限在三個月以上的，則爲二次或三次。國防研究院受訓十個月，有二次個別談話。垂詢的內容，多爲心得或意見，有時亦詢及生活與家庭狀況。過去多次召見，均感蔣公的威嚴，僅就準備要點簡要報告。在國防研究院受訓兩次的召見，備感親切。一次曾蒙詢及：「

你是合肥人，何以在蕪湖讀中學？」這是自述中的末節，絕未在提要中提及，而竟承垂詢，足見其對研究員自述均詳細的核閱。

二、關懷研究員的安全與生活 依照課程計畫，有國外考察一項。第二期已分東北亞與東南亞兩組實施，東北亞組為日韓兩國，東南亞組為泰越非三國。第三期援照辦理，諸事就緒，行期已定，曉峯先生面報時，蔣公說：「他們回去，我實在不放心，第二期考察，一直到他們回國，飛機安全降落，我才安心。」當時韓越局勢均不穩定，以為蔣公所不放心者在此。主任轉告同學後，同學為免院長的掛念，自動請求免去實施國外考察，所領費用，除置裝外，均如數繳還。

第四期亦以國內參觀為主。其時作者已留院兼總務處長，某次調參謀總長彭孟緝上將，彼詢作者：國防研究院國外考察，可否使用民航機？因道及過去使用軍機，總統對安全極不放心，並囑轉陳誠主任，如可使用民航機，經費由國防部支援。從第五期後，國外考察均按計畫實施。由此可見蔣公對研究員安全與課業，隨時均在關心！

國防研究院一開始就建立前期學長為後期同學服務的制度，作者以第三期畢業留院為第四期服務。開學之日，蔣公到院主持典禮，作者晉見時，奉指示對研究員生活要好好的照料，特別是膳食多加注意，對研究員生活的關心，實無微不至。

三、新講堂外壁浮雕的處理 國防研究院新講堂，於五十年初開始興建，年底完成，第四期開始使用。講堂為圓形二樓建築，直徑二十

餘公尺，頗為現代化，講堂之後為視聽教育工作之處，樓上可為各研究所辦公之用。講堂之前入門處，一邊為教師休息處，一邊為院長來院聽講休息之所。外牆寬大，由楊英風先生設計浮雕，院長騎馬肖像後，有象徵勝利的火炬和旗幟，並襯托以北平朝陽門的背景，甚為壯觀，費時三月始完成。作者接任總務未久，某日，蔣公至院散步回官邸後，即令武官通知將其像取下，正在研究如何補救中，越一二日又通知立即取下。取下後修正之案簽奉核定，作者要求楊英風先生於一週內補好，彼以藝術作品，不能過於趕工，至少需時二十天始能補好。尚未補好時，蔣公突於星期日日上午來院，適作者亦在院，奉面示即將全部浮雕取下，牆壁漆為全白，限翌日完成，因將於星期二上午在該處接見重要賓客也。時已上午十時許，又值星期，如何完成任務，確實是給我一個嚴重的考驗。所幸各方均甚協助，由臺北車運工人四十餘人徹夜施工，將深嵌混凝土牆內的鐵筋浮雕，全部取出。是日為五十一年六月四日，作者記得甚為確實，五日晨，今總統經國先生親來察看進度，並指示佈置。

六日上午十時，蔣公接見美國中央情報局長於該處，作者與武官等均在對面的教師休息室待命。會談至十二時，蔣公送其外出時，並令擔任翻譯的黃德美學長告知，這是蔣公夏天的辦公處所，可見對該地的欣賞。

蔣公何以必須立即將其塑像取下呢？據武官告知，推測蔣公之意，因本人任院長，自己在院立像，甚為不妥，故必須取下。該項浮雕設計，

未經先呈院長核定，致以後發生此一問題。又聞同仁談及，最初為院長辦公室準備之椅墊等，均為黃色，經院長令予改換，蓋通常亦以黃色象徵帝王，故為蔣公所惡也。這兩件事，雖然都不是發生在我的任內，但確給我許多的啟示和警惕！對蔣公的謙沖，更增景仰。

四、鼓勵張其昀先生創辦私校 民國五十年，第二次陽明山會談（性質與現在的國建會相似），以文化為主，歸國學人多向蔣公反應，臺灣應建立漢學中心，蔣公均囑其與曉峯先生商談，這可知蔣公是有意要曉峯先生擔負起這復興中華文化的歷史任務。回憶五十一年十一月，文大第一屆研究生（齊寶泰、鄭嘉武諸校長，均係該屆）入學時，華岡第一棟大樓大成館尚未完工，開學典禮是借國防研究院禮堂舉行，同學住宿是由院騰出房屋使用，膳食亦由院代辦，直至五十二年四月，始遷華岡。這在機密性甚高的國防研究院是空前絕後的特例。蔣公並曾親至華岡巡視，許多不便由政府出面的事情，均透過華岡辦理，華岡學園也可以說是國防研究院的外圍組織。

蔣公創辦國防研究院，實為國家安全百年大計，可惜組織條例立法尚未完成，蔣公又因病未能兼顧，初意暫停，不料竟恢復不易，實為國家重大的損失！

蔣公精神永在，與我們長相左右。蔣公遺教，永遠是我們的精神指引；尤其本文所述的講詞的專著，更是蔣公高深學養與智慧結晶，足為中華兒女力行實踐的南針！